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六回 違父命孽由己作 代姊嫁福自天來

參差境地盡難憑，貴賤窮通似轉輪。此日蓬樞繩戶子，他年金馬玉堂人。
綈袍戀范猶邀福，一飯哀韓也得名。世上更誰持藻鑿，獨將隻眼入風塵。

人生富貴福澤，雖說是命，卻也在這個人的做人上看得出的。若是這個人福澤厚的，必竟氣量更大；若是沒福的人，必竟小見，但曉得眼面前，不能猜到後來。這就是一個人相，那相面的只看得臉上氣色，還要斷出那吉凶禍福來，若再把那個人平日性情、動作，逐一去看，命也不必算了。

有那大富大貴的，偶然間起了個輕薄念頭，他就曉得悔悟；那貧賤骨頭，就苦到了十二分，也還只是舊時那副見識。

明朝正統年間，浙江溫州府有個富戶，姓張，號維城，娶妻方氏，生下兩女兒。大的喚做月英，小的喚做月華，都還年幼。那張維城的父親叫張士先，和他母親於氏，都已亡過，那年一同落葬，做個墳，在永嘉山中。

才打得好墳，夜間睡去，忽然做起個夢來。見一尊金甲神人，到他家中，喚他出去道：「你家的墳是王閻老父親的塋地，如何葬起你父母來？」

對他喝一聲，張維城夢中驚醒，覺道有些詫異，便推醒方氏來，述與他聽。

方氏道：「這也偶然。如今墳已打成功了，難道為做了一個夢，便行停止，倒另去尋地麼？況且銀子已費了好些，為了尋地，今日請了看風水的落北，明日同了看風水的上南，辛苦也費得不少，為了個夢便丟手，自己想了，也不值得，就是旁人看了，也要好笑。」

張維城被老婆這一番話，想道確是有理，便定了日期，仍舊把父母的柩，去那墳裡葬了。

葬了下去，不上一個月，方氏止生有一個兒子，名喚保兒，年已十二歲了，病起來，好像中了什麼毒，跌交打滾，不住口地叫喊。問他什麼病痛，卻又講不出。請醫問卜，也不知道是何症候，病得三日，竟死了。

張維城夫妻異常悲慘，猜道不要是墳上的原故。再請兩位風水先生看時，卻都道墳造得絕好，要富貴十多代的。張維城夫妻心上，也便略略定了。

過不幾日，月英也病起來，就像保兒那般樣子。夫妻兩個十分著急，叫人去起一卦，卻道要祭山神。張維城心中不信，因不捨得女兒，有意無意去祭祭看。祭過了，果然立刻就得痊癒。

又過了一日，方氏病起來，那病象也是一般的，張維城也不再去起什麼卦，竟吩咐家人去祭山神，果然一祭也就好了。

從此家中的人，輪流來生病，病就是這模樣，一祭山神，無有不癒。方氏便懊悔保兒病中，不曾祭得。

張維城道：「那時也去起卦，卻並不道要祭山神，這是我我命中不該有這兒子，倒也罷了。但不省得卻是為什麼山神只管來作祟？」

再過兩日，張維城夜來又得一夢，夢見他父親張士先回來，攢著眉頭對他道：「孩兒，你快與我遷葬。我在地下，甚是不安，因那山神日日來趕逐道：『這穴是該王閻老父母的，不容和你母親住。你可作速另尋地來遷去。』」說罷，望外就走。

張維城夢中也要跟出去，卻在門檻上絆了一交，即便驚醒，心中大奇。推醒方氏來，與他說知。

方氏道：「確是奇怪哩。我方朦朧裡也覺得像公公和你在外房說話。」

張維城越發稱奇，便恍然大悟道：「我前番夢見那金甲神人，想必就是山神。可惜那時依了你的說話，仍舊用這塊地，白白送了十二歲大的一個好兒子。」方氏道：「你說過的，這也是你我的命。同樣人人生這病，他卻起卦不出，要祭山神，你埋怨我做什麼？如今只作急商量遷葬是正經。」

張維城道：「我何嘗來埋怨你，不過偶然這般說。如今遷葬的事，自然是最要緊的了。」

次日，張維城起來，便遣人去請看風水的來，同去尋地遷葬。他那些親友知道了，都來問他，為什原故，張維城不好說是兩番得夢，山神不容他父母葬那現在墳上，怕人家笑他沒福，只推葬後人口欠平安，因此打算要遷。正是：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眾人多有阻擋他道：「你的主見差了。人口不安，也是偶然。那點小晦氣，不見得是墳上的原故。況這個墳，人人說是有風水的，如何輕易便遷葬。不多時，便移來移去，陰靈也是不安的。」

張維城只是不聽。過了幾時，已另尋得一塊地，張維城擇定了遷葬日期，知會親友，即便舉事。有那勸他不要改葬他不聽的，鬥寡氣竟不來送。張維城也不放在心上。

可霎作怪，自從遷葬了，家中便終年安穩，沒有一個病了，這且按下不表。

如今說那王閻老祖上的因果，與列位聽。明朝洪武年間，溫州地方，有個醫生，姓王，號叫作先，他的手段，就是盧醫、扁鵲，也不能再好過他。

但凡人家有病。請他去，真個手到病除，從不曾醫壞了一個人。只除非那病是個絕症，他就決決烈烈回他，再沒半句兒含糊。那病也千百個裡，不曾有一個竟好了的，這卻沒得算做他醫壞。因此他州外府，都來接去看病。

一年忙到頭，差不多飯也沒工夫吃，卻不曾做了一些人家。吃的呢，粗茶淡飯；穿的呢，布衣草履，異常清苦。這是為何？難道那有病的，都是自討壽，不送他些酬儀麼？原來他的主意道：「不為良相，必為良醫。不過要用這技藝救人的命，並不是借此求財。有得錢來，便分散與那些窮人了。因此沒得自己享受。」

王作先死了，他的兒子叫王善承，有二十多歲，在家中教幾個學徒，收那束脩來，不夠家裡幾張嘴用度，只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挨過去。有人勸他道：「你父親原是個名醫，只因輕財好施，不留得些與你，教你難過活。你何不也習醫，人家曉得你是名醫之後，定有傳頭，自然一做就行，不到得這般窮了。」

王善承道：「我父親是天生成那副手段，所以做得；我自問性情不近，勉強去做，必要傷人，如何使得。」

從此也沒人再勸他行醫。他教書不論脩金厚薄，務必盡心教誨。爭奈出得起重館金的，都不來從他；從他的只是些送輕紙包的。他課徒得暇，也自己用用功，要想進學中舉。誰知他文才，原是數一數二，中進士也不愧。卻時運欠亨，到老還只一個童生，死的時節，一無所有，倒虧那輕紙包學生收得多，念文三十湊攏來，也草草驗過了。

他生下一子，叫王又新。王善承死時，還只八九歲。王善承妻高氏，見丈夫讀了一世書，不曾有一日飽暖，心中氣苦，不令兒子去讀書。因見那公門中吃飯的，尋得銀子容易，守他到了十八九歲，苦積兩弔錢來，與他買個名字，在永嘉縣中勾當。

誰知別個在衙門內專講詐取人家財物，他在衙門內，卻反勸人息爭免訟。沒了爭訟，那裡尋得動錢財。因此依然像在先那般窮困。

一日，官府差他下鄉辦事，走到山裡，突然烏雲四合，下起大雨來。又有那冰雹子，像拳頭般大，夾頭夾腦打下。王又新慌

了，見路旁有一個廢墳，便鑽入去躲，不道那雨下個不住，山中水發，平地有一丈多深。那水四面湧將來，把這廢墳沒在水底下，竟把王又新來水葬了。

官府見他一去不回，便差人到他家中去問。那時他母親已經亡過，只有他妻山氏和十歲一個兒子。去問時，卻回說不曾歸來。一面托差人回覆官府，一面母子二人，同了幾個鄉鄰，依他下鄉那路尋去。

尋到廢墳前，水退盡。見丈夫死在墳中，那時山氏和兒子，名喚興兒，真個哭得死了去又活轉來。便要去弄口棺木來盛殮。

卻見是水淹了死的，身子脹得塞滿那穴，不好出來。眾人對山氏道：「這是張維城家的舊墳，他家已經遷葬，諒來不要的了。你何不去求他，把來佈施你，就將來葬卻丈夫，連棺材也倒省下。」

山氏沒奈何，便領了興兒，來到張家。張維城問他母子為何而來，山氏是個女流，雖是做公人家的老婆，卻不慣到人家說長道短，有些不好意思開口。

倒是那小孩子，條條款款，對張維城講。原說他父親淹死在那墳內，屍首不好出來，特來募化這塊土葬父。

張維城聽說有這事情，卻又是姓王，心中暗暗稱奇，便同了他母子，到山中去。果然不錯，便問山氏：「你家有幾個兒子？可有些家事過活得來麼？」

山氏指著興兒道：「只他一個兒子。家中一向貧窮，如今只好賣這孩子來，與他父親收拾屍骸。」張維城聽見說得可憐，又見興兒生得面方耳大，說話聰明，確不像那落薄的，便對山氏道：「我如今就把這地送與你有，你也不心賣這孩子，我自添些磚頭灰料，替你這廢墳砌好就是了。」山氏聽說，忙同興兒跪下去拜謝。

當下張維城回到家中，與方氏說知這件奇事，便差人去修好了那廢墳，再壅上些泥土，做得好好的。

只見山氏領了興兒來謝道：「叨蒙大惠，無可報效，願送這兒子來服役，取個名供給使喚。」

張維城道：「我這裡那少人伺候，若是這般，倒叫我心中難過。你快領了回去。」便又問道：「他可曾讀書？」山氏道：「他祖上原是讀書的，後來因窮了，他父親就不曾讀得，那裡還有錢令他從先生。」張維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書卻是必須讀的。我出錢與他讀便了。」

山氏道：「極承美意。但他既不在府上服役，便要教他販些蔥薑韭蒜來養家。若是讀了書，倒有些靠他不著。」

張維城道：「不妨。你家一年吃多少米，我這裡來取；要錢，也來拿就是了。」山氏道：「這個怎好相擾。」張維城道：「我說出了這話，就是這樣的了。」

便叫家僮去取了兩兩錢，量了五斗米，吩咐送到他家裡，對山氏道：「且拿米過活。完了時，我再送來。」當下母子二人不住口的稱謝，便辭了張維城回去。

過了十多天，張維城帶了個家人，送錢米到王家，只山氏一個在屋裡，問興兒時，已附在一個董先生那裡讀書。

張維城踱到學堂中，見了董先生，問那新來的學生子，可會讀書？董先生道：「我教了一世書，從未看見這般好學生，在這裡讀得幾日，早抵得別人幾個月哩。」

張維城聽了大喜，便對董先生道：「小弟有個女兒，名喚月英，也是十歲。煩先生作伐，對這學生。」

董先生應允了，張維城又說些好話，即便回家。那董先生等到傍晚，放了眾學生，便同興兒到他家裡。見了山氏，就致了張維城的意思，山氏聽說，倒吃一驚，開口對董先生道：「我家寸草無生，一切用度都是他那裡送來，已感激他不盡了。卻如何又要把我女兒來許我孩兒？」

董先生道：「是他今日在學堂裡，看見令郎聰明異常，起這念頭，這是難得的，不可錯過了。」

山氏道：「我這裡怕不情願。但他女兒是在錦繡堆中生長的，如何到我家過得日子。恐怕他也只一時高興的話，不見得不懊悔。先生還是替我去辭他的是。」董先生道：「也說得不錯。」便別了山氏，回到館中。那日天晚了，候至次日，董先生走到張家，見了張維城，便述王家辭婚的話。

原來張維城回家，把見興兒聰明，托董先生做媒的話，對方氏說。方氏也一心要聯這姻。當下見董先生來這般回覆，張維城道：「煩先生再到他家去說，小弟和賤內意思都合的，斷然沒有後悔。竟請他家擇日行聘，應用銀兩，都是我送去就是了。」

董先生又到王家，備述張維城的言語。山氏也便依了，纏紅之費，果然都是張家送去，不曾破費王家半點。從此，張維城越發照僱他家，日逐送錢送米，又把銀子與興兒買書，把綢緞與他母子做衣服。

光陰如箭，興兒早已十六歲了，做的文章真乃：

言言皆錦繡，字字盡珠璣。

張維城這個裡頭是外行，聽見那內行的，人人稱贊，便十分快意。那年正要縣考，指望他入泮，不道山氏生起病來，醫不好死了。張維城替興兒料理殮殮了，就與他落了葬。

興兒了內艱，不能赴試。張維城憂他一個在家，無人照看；要與他完姻，卻又礙著眼中，只得住了。

且說那月英已長大，聽得人說，興兒的父親，是縣中衙役，又一貧如洗，靠著他家周濟，心中抱怨父母，把他錯對了。但見有人說起王家，他就掩了耳朵不要聽。

有人對他說：「你父母既把你來許了他家，你就怨來也不中用。」月英恨恨之聲道：「我是死也不跟這衙役兒子去的。」

又每日在他爹娘面前使性鬥氣，張維城和方氏也曉得他心中不願，卻只不作準。

看看又是三年，興兒服滿了，張維城去尋見了董先生，便說要與女兒畢姻。董先生便對興兒說了，揀個吉日成親。

張維城夫妻意思，原要興兒到家，卻怕女兒越發看他不起。便多把些銀子與興兒，叫他娶去。

到了臨期，興兒打扮得齊齊整整，來張家親迎。奠雁已畢，一面延新郎去待茶，一面打進彩輿來，請新人上轎。

那曉這月英在裡頭，只是對著牆兒，一把淚一把鼻涕的哭，勸他梳頭也不應，催他更衣也不理。停了一回，新郎要起身了，裡面還蓬著頭未曾梳妝。

張維城叫再請新郎少坐，自己走到裡面，去勸女兒。千言萬語，月英只當不聽見，對著壁兒的哭。張維城不耐煩了，發起怒來嚇他，他倒越發高聲哭起來。

張維城正沒奈何，卻又見家人進來傳話道：「新郎要起身了。」張維城連忙走出廳去，說梳妝未完，請新郎再等片刻。隨即走到裡面來，看女兒時，仍舊對著壁，在那裡哭。只得又去勸他，卻終不睬。

少停，外邊又來催，張維城只得再走出來，叫他們緩住新郎。延挨了一回，外邊越催得緊，看月英時，全沒有一些回心轉意。弄得張維城沒法了，自己怨起命來。

那月華在旁邊，見父親這般光景，心中十分不忍，走去勸他道：「姊你看父親何等著急，你還不肯回心，虧你過意得去。」

月英聽了，發惱道：「你這丫頭，也來絮聒！你何不跟了那衙役兒子去！」

月華道：「父親不曾把妹子許了王家郎君。倘然把妹子許了他，何必姊來勸。」

張維城聽了月華的話，便扯方氏過去，悄悄商議道：「不如把月華代了月英去罷。」

方氏便走來對月華道：「忤逆胚，不聽爹娘說話，如今思量要把你替代，不知你肯麼？」

月華道：「爹娘要孩兒去，就是乞丐，也沒得推托。況且也怎見得王家郎君，就再沒富貴日子，要餓死的。」

方氏大喜，把這話告知張維城，就與月華妝扮起來，出廳升轎而去。

原來他姊妹兩個，大小得一歲，月英頗有些姿色，那月華卻是個紅眼有癩癩，結親後，夫妻進房，伴送的揭去了那兜頭紅絹，興兒見新人這般模樣，心中有些不快。卻因受得他家恩惠深重，又兼月華性極和順，也便十分親愛。後來曉得原聘的是他姊姊，嫌王家貧賤，不肯嫁來，是他替代的，便愈加愛敬。

過不多時，興兒應試，入了學，轉眼就是科場。興兒收拾行李，取路投杭州來。

行了好些日子，來到錢塘江頭。上得岸，天色已晚，不及入城，暫投江邊一家飯店歇宿，那店主人問了姓名籍貫，便十分的款待。興兒心中疑惑。

到了明日，興兒要進城去，店主人道：「考期尚遠，秀才入城也是下飯店，這裡也是下飯店，何不在小店多住幾時，直到臨考入城。這裡江邊的景致又好，可不勝似在城中麼。」

興兒見他說得有理，便就這店裡歇下。那店主人日日大魚大肉，供奉興兒。興兒對他道：「我是個窮秀才，帶的考費不多，只夠苦盤纏。你這般接待了，我明日算起帳來，卻叫我如何發付你。今後只是隨茶粥飯罷。」

店主人微微的笑，不回答他。興兒好生狐疑，猜不出他是什麼意思。到了明日，仍舊絕盛的請他，倒又添上些山珍海味。

興兒越發委決不下。便又問店主人道：「你這般管待我，果係什麼意思，對我說了，也叫我吃得下。」店主人道：「秀才回去之日，小可自說便了，此時卻不好說得。但求秀才安心，在這裡住下去就是了。」

興兒見他只是不肯說，心中想道：我只是個窮秀才，難道他把好酒好肉哄住了我，謀我的命不成？不覺倒好笑起來。

過了幾日，場期已迫，寧波、紹興這些近的，也都紛紛到了。興兒便收拾進城，來和店主人算帳。

店主人道：「這帳不必算了，秀才只管自進城去。」興兒再三招他來算，店主人只是搖手。興兒便去取臨行時岳母與他買考果吃的十兩銀子來，交與店主人道：「你即不肯算，先收了這十兩銀子，我出場來找罷。」店主人那裡肯接，興兒道：「你又不肯收這銀子，請對我說是什麼原故。」

店主人便邀興兒到一間書室內坐了，走去把門關上，卻來雙膝跪在興兒面前，慌得興兒連忙扶住道：「是什麼意思？」

店主人方說道：「這裡間壁，有個關帝廟，是最靈的。秀才到的上一夜，小可忽得一夢，夢見關帝對小可道：『明日來一位溫州秀才，某姓某名，是今科解元，將來直要做到宰相。你後日有難，全仗他救，不可待慢。』小可因此略略先盡一點意思，怎敢算起飯錢來。」

興兒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夢寐中的說話，何足為憑。你仍收我這銀子的是。」店主人終不肯收，興兒只得謝了他，說聲：「多擾。」自進城去。

出了店門，心中想道：他那夢有准便好。卻又暗想：我若做了宰相，我那妻子的癩癩豈不要被同寅中做笑話。便又想道：我做了官，只把他關閉在一處，不令出來見人，卻娶個美妾來哄人家，說是夫人便了。心下這般想，身子早已到了城中，便去尋了個寓所。

三場完畢，與考的紛紛回去，他滿擬自己中的，要等榜後，會會老師，竟不歸家。因腳上生了個小瘡，不便走路，卻也不曾出城去，會那店主人，只在城中寓所靜坐。

守到九月初頭揭曉時，腳上那瘡，也已平愈，便自己去看榜，從第一名看至末名，不見有自己名字。一連看了幾遍，卻並沒有，好生掃興。回到寓所，收拾行李，即便出城。不好意思再從前日那店主人門首經過，大寬轉到一個地方，搭了船，回溫州去。

到了家中，月華問道：「你怎麼直到今日才歸，好叫我掛念。」興兒便將店主人夢他中解元，在那裡等榜的事，述一遍。

月華道：「再是三年，又要進場了，你也不必納悶。我父親日日來這裡，望你歸家，不知緣何，今日倒不來。你可快些去走一走，到也令兩個老人家放心。」

興兒又問了幾句去後的事情，便到他丈人家裡來。只見掛燈結綵，十分熱鬧，你道為何？原來月英自從妹子代他嫁了去，張維城把他另許了本城開當舖汪有金的兒子汪自喜，春間出了閣，那日卻是他夫婦回門。看官，你想姊姊回門，那有做妹子的，路又不遠，卻不曉得？只因春頭月華回家送嫁，月英向他誇張那汪家，來取笑了興兒，月華氣苦，立誓道：「若不得丈夫發達，永不和他相見。」因此張維城連日在月華那裡，卻不提這事。因他不知前情，丈夫又未得中，要不快活。

當下見興兒回了來，來望他老夫妻，俱各大喜。張維城便領他去和汪家女婿相見。

從來說的，一雙牀上不出兩樣人物。月英那般欺侮窮人，這汪自喜也是刻刻把個富字頂在額角上的。見興兒是窮秀才，便裝出許多驕傲來。興兒去和他攀談，這裡說了十句，他卻面孔對了別處，大刺刺回答一兩句。

興兒也是傲氣的，見他這般模樣，心中不平，酒也不吃，便要告歸。張老夫妻那裡留得住，由他自去了。

興兒到家，便把月英回門，那連襟怎樣自大，說與月華聽道：「可恨天下有這般恃富欺人的。」

月華道：「天下這般人多哩，你那裡恨得許多，只要自己用心攻書，發達得來，他倒要奉承你哩。」興兒點點頭，也便不說起了。

倏忽間早又一年光景。那年是天順皇帝復辟，有旨開科。興兒便又收拾行李，來杭州鄉試。

到了錢塘江頭，想起去年，承那店主人十分厚款，卻不曾受我半個飯錢，現在帶有溫州土宜，何不將去謝他。便上了岸，再投那店裡來。

店主人見了，笑逐顏開道：「秀才來了麼？」接他入去，敘了些寒溫。興兒送上那土宜。店主人致了謝，自收進去。

興兒便開口問道：「你去年說，夢見關帝道我該中解元，不知原何竟不靈驗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小可也正要問秀才，去年聽小可說了那話，出去之後，可曾心中嫌鄙尊夫人貌醜，發想娶妾麼？」

興兒見說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這是我心裡的事，你如何曉得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可見這關帝果然靈哩。小可去年送了秀才出門，那夜又夢關帝道：『秀才解元還未曾中，便憎嫌妻醜，要想納妾，心地不好，已在榜上除名。』又叫小可勸秀才，作速改悔。小可得了那夢，明日就入城尋秀才，卻尋不見。回來又生了一場大病，直到今春，才下得牀。秀才倘能速自改悔，這番定然恭喜的了。」

當下說得興兒毛骨悚然，便回了店主人，到那關帝廟中去，跪在神前，懺悔道：「弟子偶在愚見，不道便犯神怒，從今以後，誓當改過自新，不敢起這薄倖念頭了。」

懺悔畢，回了店主人出廟。店主人便仍留去他店中住，興兒畢竟不肯。來到城中，尋了寓所，三場完後，來別店主人，要回去。

店主人道：「今番定然如意，怎麼倒急歸家。」便拉住他，在自己店裡住了候榜。興兒因他當時款待得太厚，心中不安，定要回家。店主人道：「若是秀才道我供給厚了些，我竟是家常便飯相待，如何？」

興兒卻情不過，只得住下。等到放榜，興兒仍中了解元。連那店主人也喜得手舞足蹈。興兒入城，拜了座師，領了鹿鳴宴，便謝別店主人回家。

卻說溫州地方文風素來平常，鄉試常脫科的，這回卻得了個解元，府官、縣官面上，也有光彩。得了報，就來他家道喜。卻聞他在省下未歸，便喚差役出境去偵探。那日路上接著了，一面將本官的名帖來投，一面委伴當飛報入城。

興兒到得自家門首，府縣官早已開道而來。牽羊擔酒，與他接風，好不熱鬧。

興兒送了官府出門，便入內去見月華時，可霎作怪，只見：

髮覆烏雲，往日紅霞忽爾黑舊凝秋水，向時濁浪頓然清。且莫信福無雙至，也須知喜不單行。他那裡秀才變成舉子，我這裡醜婦化作佳人。

興兒當下倒吃一驚，忙問他時，說自丈夫去後，忽一日，發起寒熱來。朦朧睡去，見一個赤面長髮，像個關夫子模樣，後面一個黑臉的，拿著大刀，像周將軍，遞過一丸藥與他吃。醒來便覺得眼目清涼，那頭上不住作癢。白膚膚的皮，一片片脫下，生出這頭黑髮來。只三四日，便長得有幾尺來長。

興兒見說，不勝歎異，便同了月華，去拜丈人、丈母。

卻見汪自喜夫妻，也在那裡。原來他新近遭了大火，把那當舖燒做白地，屋都沒得住了，因此張維城接回來的。

當下，他夫妻和興兒、月華相見，都是垂頭喪氣，放不出前番那些勢炎了。興兒和月華，倒也不做出那新貴的模樣來。

卻當不起這些底下人，都在背地裡議論。有的說：「我家大姐姐沒福，把個解元夫人，讓了別人也罷，卻又被大火燒窮了，在這裡衍命。」有的道：「王解元真是雙喜，中了舉人回來，又見二姐姐變得比大姐姐倒齊整了幾倍。」

眾人這般講動，月英夫妻聽見了，又羞又惱。羞起來，恨不得地上有一孔，鑽了下去；惱起來，恨不得在壁上撞死了。幸喜興兒夫婦還不是常在張家的，等他去了，眾人也不甚講起。兩個就覺得面孔有攔處了。這且住表。

且說興兒，各處送完了卷子，已是歲底，便收拾行李，去上京會試。到明年春榜發，他又中了進士；殿試做了金殿傳臚，欽授翰林院官下，便差人回南接取家眷。

月華去別了父母，擇日登程。那些親戚，也有一向不來往的，到了這日，都來送行。府縣官又差人護送出境，好不榮耀。不表月華進京去了。

卻說張維城。自從死了那保兒，喜得下一年就又得了一個兒子，取名叫做壽兒，已有十六七歲了。

這汪自喜原是個賭錢敗子，起先還有些家計，不到得一賭就窮，如今人家已被無情火燒光了，他的舊性卻還未改。丈人與他幾兩銀子用用，不是六塊頭上去，就在紙牌兒上出豁，卻又去引誘那壽兒同賭。

張維城曉得了，一頓嚷罵，也不過要他成人，誰知他還是大老官心性，鬥口氣倔了出去，絕足不上門來，張維城因是女兒面上，丟他不下，差人去探聽他時，不是在東首賭場中，就是在西邊賭坊內，起先原帶得些銀子在手頭，銀子賭完了，便脫下衣服來賭；衣服沒得脫了，便在場子中借錢賭。借來輸了，沒得還，便常被人扭住了打，有時在賭場內替人家看色子，穿銅錢，做賭奴，拾得兩文頭，便又賭一回。

早前還有別家親友留他過夜，後來因他到一家，便要引誘一家的子弟賭，也再沒人敢收留他。他夜裡不是在那些枯廟中供桌下存身，就是在人家房簷下歇宿，和乞丐沒二樣，若是這夜那裡有局，他連供桌下房簷邊也不睡了。

張維城聞這光景，不好招接回來，只得由他自去，譬如死了。從此月英越發沒趣。

過幾時，張維城與兒子娶了本城顧行可家女兒，小名叫阿琴。那阿琴性格，不是和順的，見月英終年在母家，心中嫌憎；這些丫鬟、使女們，自然又是幫小主母的，那個倒幫月英。便去阿琴面前，說述他怎樣不肯嫁到王家，把個翰林夫人與別人做；又怎樣在月華面前誇張汪家，如今丈夫弄得叫化子一般。

阿琴聽了，越看月英不上眼，和那班眾人，冷言冷語取笑他。月英氣苦，在父母面前啼哭。張維城也曉得阿琴不好，卻因壽兒被汪自喜誘壞了，倒虧媳婦會得管束，不好去把他埋怨，只是把好言來安慰女兒罷了。

過了幾時，方氏生起病來死了，還未曾終七，張維城也病起來，夢見父親叫他料理後事。自知是好不成的了，想道：我死之後，月英越難在這裡住。女婿又是成器的，卻叫他怎樣過活呢。便瞞了兒子、媳婦，把一向留下五百兩銀子，付與月英，叫他拿去，慢慢地用。倘得丈夫敗子回頭，也就可以把做生意本錢。

張維城病了幾日，果然也死，阿琴愈無忌憚，竟當著月英面，厲聲痛罵。

月英見不是頭，想道：這裡是一日也住不得的了，卻叫我一個女人，撞到那裡去。左思右想，沒有妙策，只得央人仍去請那叫化子般的丈夫來商議。正是：

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

汪自喜到來，月英把自己苦楚，哭訴了一番。又對他道：「你若從今戒得住賭，我還有著棋子，可心免得你我今日的狼狽。」

汪自喜便罰個咒道：「我如今若再去賭，便在火裡燒死的，你且說與我知，卻有什麼好棋子。」

月英終是女流之見，見他罰了咒，道是真的了，便把父親與他五百兩頭，對丈夫說知。

汪自喜聽了大喜，對月英道：「既如此，拿銀子來，我便先去尋一所房子，領了你去再處。」

月英道：「尋房子須多少銀子？」汪自喜道：「把這五百銀子都拿去。倘有人家莊屋連著田產賣的，便住也有得住了，收那花息來，吃也有得吃了。」月英道：「也說得是。你可去尋好頭腦，就來取銀子便了。」

汪自喜道：「我這般衣衫藍縷，方才進來，這些奴才們，幾個白眼對我，我那裡還來受這瘟氣！你交付我銀子，有了房子，我只打發轎來抬你好了。」

月英也叫破財星坐命，信了那話，便把五百銀子，盡行交付丈夫。

汪自喜去後，月英日日望他來接，誰知去了十多日，並沒一些信息，只得又央人去尋他，卻回來說，他在賭場裡賭輸了，欠了錢，沒得還，正被人扭住在那裡打，不能夠脫身來。

月英聽說，號啕大哭，眾人卻都冷笑。

月英對兄弟說，要去出家，壽兒想：那做尼姑，是沒體面的事。要擋住他，阿琴就把丈夫罵道：「他是別人家人，父母也做得他主，要你兄弟管。」便順勢叫人尋個女庵，推月英去削了髮。

那汪自喜卻是這日被人打壞了，生起病來，竟死在一個枯廟內供桌下，是幾個賭上叨惠他的，良心不昧，買口薄皮棺材來，殮了不表。

如今說王翰林，在京聖眷日隆，三十六歲，就直做到了宰相。一日，偶想宦海風波可怕，便上本去辭官，天子不允，一連又上幾本，方才得准。那日陸辭出京，一路威風，不消說得。

到了江南境上，正和夫人在船中話鄉試時的事，只見家人稟稱：「有個杭州人，求見王閣老。」叫放進來，自走到前艙去見他，卻不認得。問他時，原來就是那錢塘江頭店主人的兒子，因他父親被人陷害，問成死罪，各衙門去申訴，都只不准，特進京求王閣老拯救，恰好在此相遇。

當下王閣老不住稱奇，便修書一封，付他道：「我路上行得遲些，你可先趕回去，把這書到巡按衙門投遞。」批發去了。

不只一日，王閣老到杭州，大小官員都出城接，只見那店主人也來叩謝，原來巡按接到書子，早已報他開豁。王閣老安慰了他一番，自換船過江，到了溫州。先去上父母的墳，隨即同壽兒到丈人、丈母墓上去。

月英聞知閣老衣錦榮歸，打發女徒弟，送些吃食東西，來打抽豐。月華便取十疋松綾，每疋裡頭裹著十兩銀子，付那女徒弟帶回去答月英。

月英一見，就惱道：「我在這裡落難，指望他送些銀子我用，卻把這物事來，難道叫我做綾子客人麼？」便叫女徒弟去送還。

女徒弟也不曉得綾子裡頭，另有東西，拿了再到王閣老家，道：「我師父說，極承厚賜，並沒用處，特地奉還。」

閻老夫妻知他逗氣，卻都不解，便當女徒弟面，打開那綾子看時，見每疋裡頭銀子，原封不動，方始省悟。閻老笑道：「你師父一百兩銀子尚不能消受，那有福氣做一品夫人。」

便取出了一半，把五十兩付女徒弟道：「拿回去與你師父，多了怕他承當不起哩。」

女徒弟回庵，把那話對月英說，月英呆了半晌，歎口氣道：「我好命薄，卻怎這般顛倒。」

後來王老爺竟不再出去做官，和月華百年偕老。子孫都是做大官的，後人有詩單誚月英道：

富貴榮華也解爭，誰知到口未諳吞。
讓人不見人稱頌，落得千秋醜詆聲。